



社会根理论

知识行动论研究

第二卷 船到桥头

郭强 著

Theory on the Social Root
The Theory of the Action and Knowledg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会根理论

知识行动论研究

第二卷 船到桥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根理论:知识行动论研究.第二卷/郭强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95-2621-5

I. ①社… II. ①郭… III. ①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5368 号

出品人:刘广汉
策划编辑:杨志友
责任编辑:魏 东
装帧设计:蓝 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2/883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景盛南四街 15 号 邮政编码:101102)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37 字数:550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9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三篇 强强纲领：知识逻辑的展开

第七章 强知识弱行动	5
第一节 知识逻辑的轴心：哲学知识论的弱视	6
一、知识论：谱系的说明性检视	7
二、知识论范式转换：变革性启示	40
第二节 知识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的危机	51
一、知识社会学的产生	51
二、古典知识社会学	56
三、古典知识社会学的现代发展	69
四、不合理假定：劳丹的知识社会学思想	76
第三节 知识的知识出路	86
一、知识论危机	87
二、危机重重：知识社会学走不下去了	95
三、出路：从知识到行动	101
第八章 强行动弱知识	111
第一节 概念清理	111
一、实践概念和内涵	111
二、行动：在社会理论墓地里游荡的幽灵	119

三、实践与行动的相互定义	134
第二节 沉沦行动哲学的生存追问	146
一、实践(行动)哲学的研究格式	146
二、实践(行动)哲学的沉沦	166
三、近似绝望的沉思:挽救性思考.....	175
第三节 社会行动论归宿何在	184
一、社会学作为行动社会学	184
二、漂浮的行动社会学	195
三、寻找漂浮行动论的归宿	205
第九章 知识行动:并非在知识与行动之间.....	217
第一节 早期探索:费希特遗产	217
一、知识表达行动:费希特的知识学.....	218
二、纯粹知识学:对知识的看法.....	223
三、行动论:关于自我的知识学.....	229
第二节 填缝:在知识与行动之间	244
一、行动解释的知识	244
二、知识解释的行动	259
三、填缝:在知识与行动之间.....	264
第三节 理论实践:知识行动的类型	284
一、实践的解释和类型	284
二、理论实践的意义、过程和价值	286
三、断裂还是绵延:理论实践的机制.....	291
四、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理论的追问	294
第四节 知识行动论的知识逻辑	301
一、从知识论走向行动论	301
二、从行动论走向知识论	307
三、相互靠近的逻辑结果:知识行动论.....	311

第四篇 新新相映：实践逻辑的演进

第十章 新资本主义：是回光返照吗	323
第一节 晚期资本主义	323
一、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思想	324
二、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	340
三、詹姆斯晚期资本主义思想	355
四、晚期资本主义与社会根理论	382
第二节 后资本主义社会	390
一、何谓后资本主义社会	390
二、资本主义发展的知识动力	398
三、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特质：知识社会	408
四、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评说	414
第三节 新资本主义	426
一、哈拉尔的新资本主义	426
二、新资本主义实践：社会逆行假说	455
三、比尔·盖茨的创新型资本主义：既做婊子又立牌坊	468
四、新资本主义精神	474
第十一章 新社会主义：能起死回生吗	481
第一节 马尔库塞的新社会主义	481
一、乌托邦的终结：方法论的创新	482
二、新社会主义特征与秩序	483
三、谁的新社会主义	490
四、实现新社会主义的客观精神：科技革命	495
第二节 加尔布雷斯的新社会主义	499
一、二元系统下的社会主义	499

二、通过改良走向新社会主义	502
三、技术：同新社会主义难解之缘	506
第三节 新的真社会主义：为投怀送抱行径注入一针清醒剂	512
一、从真社会主义到新的真社会主义	513
二、新的真社会主义	519
三、嵌入与拆除：不新也不真	533
第四节 并非结论的追问：新新能否相映	547
一、不一样的追求	547
二、新资本主义：一种知识行动类型	553
三、新新相映的猜想	556
参考文献	558
全三卷简目	585

第三篇 强强纲领：知识逻辑的展开

第七章 强知识弱行动

第八章 强行动弱知识

第九章 知识行动：并非在知识与行动之间

篇首语

“知识行动论”的生成来源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知识行动论的知识逻辑”，其二是“知识行动论的行动逻辑”。本篇的内容属于第一个方面的内容。从知识内史上要询问知识行动概念和知识行动论是如何来的。一个概念必定有或者明显或者隐含的历史线索，一个理论必定有自己形成的知识史，这就是知识行动论的知识逻辑。本篇围绕着这种逻辑，展开相关问题的讨论。

在人类知识史上对知识本身的研究是反思性的大学问，也是人类知识植根的基本方式，同时也隐含了社会根的全部内容。能否从这种知识的知识中获得知识行动概念的灵感和知识行动论的根性认知是我涉入知识理论的基本要旨。从知识论到知识社会学，尽管这条道路并不十分宽广而且路途艰难，但是足以达到激起（启）知识行动概念和知识行动论的知识史的使命。在知识的知识领域，并不是不牵涉行动或实践的纯知识研究，在逻辑上知识的研究必定嵌入行动的思考，但是这种附带的考量也就在知识史上形成了强知识弱行动的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并没有直接推演出或诞生出知识行动论，但是却直接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思想资料，甚至是知识行动概念的雏形和原貌。

同样，全部社会理论的知识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围绕着人类的行动展开。同样，在这种知识展开的历史中也显露了一种仿佛是天然的双嵌入机制，于是社会行动或者社会实践的研究也必定牵涉到知识的讨论。同样，这种讨论也是附带的，从而形成了强行动弱知识的理论范式。同样，需要在这种理论范式中获得知识行动论的启发，从而为这一理论扎根并为社会扎根，通过这个过程考察

社会的根性和扎根过程的历史根径。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随着强行动弱知识理论范式的展开，知识行动论的前史也就写就了。在这个前史的知识海洋中能够获得无尽的畅想。问题依然是：知识行动尚且没有进到行动的视域，知识行动论也只能是在强行动弱知识的理论范式中的逻辑结果。

知识行动作为一个专有的概念，是知识论和行动论的切入性发展的逻辑结果，但绝不是知识与行动的加合结果。对知识论架空行动与行动论掏空知识的内涵倾向注定了知识行动具有必然性。在知识行动概念基础上的“知识行动论”连同知识行动一起将内含着一种巨大的可能是许多人尚没有认识到的价值。因为这可能会形成一种冲击力量，把长期以来被所谓的分割性的自恋化的知识所建构的思维方式进行实际上的颠覆——本来是同一的东西，但是后来被所谓的学术所建构所改造成为一种分割的东西，在知识行动的冲击下现在又回归到本初。这种意义或者价值无论怎样高估都不过分。思维方式的恢复直接导致行动方式的改变，这就是知识行动概念的意义和知识行动论提出的内涵。为此在本篇中还对知识与行动之关系的学术史进行了简略的讨论，这种讨论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从这个知识逻辑中获得知识行动和知识行动论的某种想象启发。同样，没有失望，而是获得了知行合一的硕果。

知识行动成为知识与行动合流的社会过程，知识行动论成为知识论和行动论研究的最终结果，这不仅仅是知识的历史逻辑，也是社会扎根的实践展示。现代社会何以可能，甚至可以转换为知识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在知识行动论中可能会获得根思。现代社会扎根在知识行动中！

第七章 强知识弱行动

社会发展到知识化时代,行动进而社会被知识所定义所建构抑或所破坏是所有行动以及全部社会所具有的永恒特性。^① 社会中的知识都是在行动中产生和再生的;从而,知识是行动的前提、过程和结果。社会知识化实质就是社会建构、选择和应用知识的过程和结果。(郭强,2005)所以,关注知识与行动的关系是行动论(社会理论)与知识论^②互动式关联的内在逻辑进程,同时也是对知识时代逐步形成的社会实践方式的一种理论回应方式。本篇内容所述“知识行动论的知识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解决“知识行动论”的提出是否符合逻辑的产物。也就是说,“知识行动论”是否是知识演进的结果和知识实践(行动)的必然要求。一个概念或者一个学说的提出,从知识史上来说,不外乎两个论证方式:其一,从外史来说,社会发展的实践对这种所谓新的理论是否产生了需要,或者在理论上是否需要对此种实践做出知识上的回应,我把这个问题的思考路径和解决方式称为“行动逻辑”,这个问题主要解决提出这个所谓新的理论对现实存在的意义何在;其二,从内史来说,这个概念或者这个学说是否是相关知识演进的结果或者说是否有知识史的证据,我把这个部分称为“知识逻辑”。

① 知识通过对行动的定义与建构(破坏)来定义、修改和建构社会,且知识还通过对自己的反思、修改而改变行动所依赖的基础。从行动到互动,从互动类型化到行动的制度化,从行动者的意义世界到凝视者的生活世界都是由知识所定义所建构。

② 知识论和知识社会学并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知识论的发展为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尤其是社会知识论的形成和发展更使知识论与知识社会学越发靠近。

辑”。那么,“知识行动论的知识逻辑”正是要在内史上讨论知识行动论的内生过程或者寻找其知识史证据。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从认识论到知识论、从传统知识论到现代知识论体现了人类认识的发展轨迹^①,尽管我们可以从知识论中领略到知识与行动(实践)的某种关联,有时甚至是密切的关联,但是强知识弱行动的趋向还是非常明显的。从社会学知识发展的路向考察,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不管如何融进社会学主流理论并成长为社会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其缺陷是明显的,而且这种缺陷还具有天生的性质^②:在知识与行动的关系研究上,强知识而弱行动。这种性质尽管没有成为原于知识论(社会知识论^③)的知识社会学的纲领,但是事实上却成为知识社会学发展的内在逻辑^④。本章讨论的目的在于:强知识弱行动的理论范式在内史上是否有可能发展到对知识行动这种类型的研究。如果知识行动论成立的话,那么梳理这种强知识弱行动的理论范式之历史则体现其扎根的过程,这个扎根的过程也许可能折射社会扎根的历程。这就是知识行动论的内在逻辑。

第一节 知识逻辑的轴心:哲学知识论的弱视

知识和哲学具有难解难分的关系。意欲分析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或者知识

① 在知识与行动之关系的学术史的梳理中,作者并没有明言直说要得出哪些结论,因为这是呈现式的写作方式使然。作者的意图就是要读者跟随着一起思考,所呈现的东西必须在思考中才能连贯一致,才能被理解并体会到其中所包含的意蕴。所以,作者在论述中并不纠缠于某个或者某些观点,也不被某些问题所缠绕,比如在知识论与认识论之间的关系上,在实践与行动的关系上,在言语与举止的关系上,实践的加魅还是知识的放逐等。而是仅仅把握这样一点:从知识与行动之间关系的学术史梳理中获得想象力,从而寻求知识行动进而知识行动论的知识史证据。

② 这种天生的性质来源于知识社会学同哲学认识论——更直接地说就是知识论特别是社会知识论——有着血缘关系,因此知识社会学也就遗传了这种忽视行动而强化知识的缺陷。

③ 社会知识论还不是知识社会学,尽管知识社会学同知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知识论是从知识论演变而来,或者说是知识论的发展新方向。应从社会的维度来研究知识问题,是社会知识者的共同主张。社会知识论的有关情况介绍可参见相关资料。(陈嘉明,2003b: 296-317)

④ 所以细心的读者从知识社会学的著作中看不到更多的有关行动对知识的意义以及行动的知识结构的论述。

与行动的关联,离开哲学是难以奏效的。当知识成为哲学对象的时候,标志着哲学进入了成熟期,也标志着行动者自身的某种成熟。所以,知识和哲学应该存在着一种近乎天然的关系。如果说从学科的视角来讨论知识的问题,那么这里所涉及的就是哲学知识论问题。应该这样说,大凡思想家几乎没有不关注知识问题的,这个问题牵连着思想家的学术品质。这样说,问题就紧随而出:既然如此,何以再有知识行动论?在这里首先说明,只有知识和只有行动,或者既有知识又有行动的思想也同今天所说的知识行动论不是一回事。

一、知识论:谱系的说明性检视

有认识就有对认识的认识,于是便有了在认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知识论。我们沿着这种历史的线路做一番重游,有可能获得新的收获:洞然的视野、新奇的景致或者难以预料的想象。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不是知识论的一种简述,我不可能详尽阐述或者陈述知识认识史,而仅仅是想说明知识谱系之悠长确令我们获得某些释然感。

(一) 知识论副论

用知识论副论这个词是想说明知识论的非哲学之思的有意义性,同时也说明知识行动论同知识论的渊源关系和差异关系。从理论上说人类所有的知识都在知识论的考察之下,就是说对知识的考察是人类的最高学问。知识作为行动的基础和行动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无知就没有行动。所以简单说作为反思的人类属性就是知识学产生的最原始本原。

1. 关于知识研究的说法

知识论这个名词被哲学占用尤其是被哲学认识论所独有,实属知识论的不幸,因为关于知识的理论并非仅仅哲学意义上的知识论。费希特把知识论改为知识学是否是因为知识论长期被哲学占有而感到不满还是其他别的原因,我将在知识学部分加以讨论。这里要介绍的是一位社会学家关于知识的思想。这位社会学家就是兹纳涅茨基(F. Znaniecki)。

兹纳涅茨基认为,大多数先前的理论建构有一个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假设强烈地干涉据称是社会学研究的实质性领域。当知识社

社会学想把自身变成一种“知识的社会学理论”时,兹纳涅茨基有正在闯入禁区之感。“作为知识的理论,‘科学的科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社会学的特征;而作为社会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的特征。”(兹纳涅茨基,2005:14)

兹纳涅茨基说:如果我们有一门得到充分建构的“知识科学”(science of knowledge),对过去和现在的经验研究揭示出来的各种知识系统进行比较研究和归纳研究,那么,或许可以消除许多误解。自古以来,正如一直存在着关于社会生活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一样,一直有一门知识哲学——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力图建立起为知识的有效性确立基础的一般原则和规范。然而,一门与现代社会学或语言学相平行的知识科学,不想以规范的方式将它所研究的系统标准化,而是简单地把这些系统当作经验实在,从对它们的比较分析中达到理论上的概括。这样一门科学,刚开始是从历史研究和民族志研究中脱胎而出的,发展比较缓慢,任务艰巨,社会学家几乎无法参与进去。(兹纳涅茨基,2005:3-4)

引用这么一段话,就是为了说明:第一,知识论实质上就是知识科学,或者叫关于知识的科学,用兹纳涅茨基的话说就是科学的科学或者知识的知识;第二,哲学所占用的知识论实质上把关于知识的科学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第三,知识论作为知识的知识或者知识科学的表征应该有更加广泛的内容和领域,知识行动论就企图拓展哲学知识论的领域,从而架通同社会理论的关系。^①

2. 哲学知识论检说

用哲学知识论是想把这种知识论同经济学上的知识论以及其他学科上的知识论区分开来,而且这种区分确实也有必要,因为在哲学知识论殖民地中也有独特性的本土知识论。

(1) 关于哲学知识论的概念

“知识论”(epistemology/theory of knowledge),简单地理解就是有关知识的理论,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哲学知识论包括更为窄小的内容,主要是对什么是知识做出分析与说明。

^① 再次申明:架通同社会学的关系还不是社会学,所以不要把知识行动论同知识社会学画上等号,它是这样一种理论:在哲学包括社会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个通道理论。

在西方哲学中,古代与近代的哲学家们有关知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人的认识能力的角度进行考察的。这种意义上的认识理论,用康德的经典性表述来说,是研究有关认识的“起源、范围及其客观有效性”。因此,这种形态的认识理论主要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它们从研究认识的起源(感性和理性)开始,到探讨认识的有效性(普遍必然性、客观有效性等),并断定认识的范围(是否只是在可见的现象、经验范围之内)。^①

无论哲学上的知识论指涉何种内容,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哲学知识论占据了知识论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无法容忍其他知识论的存在和发展是哲学知识论本身的特色。语言知识论、实践知识论、历史知识论、经济知识论等都应该在哲学知识论之外得到发展。但是事实不是如此,因为知识论限定了哲学上的范围。

这种限定本身延迟了知识行动概念的产生。在哲学之外的知识论只是在知识时代比较凸显的情况下出现或者是哲学之外的知识论组成了知识时代的降临。问题是这种凸显和降临似乎来得迟了一些,如果寻找原因,那么哲学霸占了知识论可能逃脱不了干系。所以限定可能有益于哲学知识论的进展,但是也可能影响了一种哲学外知识论的发展以及在这种发展基础上的社会知识化推进的事实抑或行动。

(2) 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分野与澄清

迈克尔·米连姆(Michael Milliams)认为,我们应该区分认识论一词的严格涵义(ademandingsense)和不那么严格的涵义(aliberalsecse)。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认识论”一词涵盖的是对人类知识问题的种种理论反思;在严格的意义上,它指的是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不太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而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的兴起则是17世纪的事情。所以可以说,存在着前现代的对认识论问题的讨论,但是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则起源于现代。(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79:132)从这个说法中可以看出,不太严格的认识论就是知识论,而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就是指第

^① 陈嘉明说,他所声称的“知识论”,主要是由于在当代知识理论中,它的研究内容有很大的变化,从有关认识的发生学的研究,转变为有关知识本身之所以为真的条件的研究,特别是有关知识的确证(justification)问题的研究。(陈嘉明,2003b:2)我的看法:无论研究对象如何变化,只要在哲学领域内的知识论都是认识论的一个分支,只不过在知识论发展到社会知识论的时候,就显示了超越哲学边界的境况,直奔社会学特别是知识社会学,从而形成了某种社会理论。

一哲学认识论。

“哲学认识论致力于对认识活动和知识成果的发生学考察,就是说,它致力于探究人们是如何获得知识的;而哲学知识论并不把知识形成的心理机制等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相反,它把成果形态的知识看作逻辑上预先给定的东西,致力于考察知识的本性、知识的标准、知识明证性的基础等问题。所以,哲学知识论主要关涉的是人们的知识观和科学观,它试图对历史地形成的特定的知识观念或知识主张给出终极的证明和辩护。”(黄项杰、宋宽锋,1999)

事实上,认识论和知识论严格的分野并不十分明显,因为传统的观点就是把认识论和知识论等同起来,即便是现在人们在谈及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关联的时候也并不能将二者截然区分开来。我当然希望二者能够在本质上加以澄清,因为认识论和知识论毕竟代表了不同的哲学研究取向。如果要简单划分,我的看法就是在研究取向上是知识的就是知识论,而研究认识和(或)知识的就是认识论。很显然这种说法并不是严格地区分,只是说明了某种意思。

(3) 关于哲学知识论的分期

可以把知识论划分为这样三个时期:一是早期知识论,时间跨度上是从知识论产生到19世纪末叶,其特点为知识论同本体论以及认识论胶合在一起;二是经典知识论,或者叫20世纪知识论,陈嘉明把这个时期的知识论又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逻辑经验论的基础主义阶段、反逻辑经验论的基础主义阶段和当代的分析知识论阶段^①;三是社会知识论,时间跨度为从20世纪末叶开始,实践上以知识行动兴起和知识社会形成成为标志,理论上以戈德曼和施密特的社会知识论提出为标志^②。

对知识论的这种划分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因为知识的研究只有从思辨的领域越出到行动的范围才是符合知识时代发展要求的一种具有实践本位的研究范式,同时知识的研究也只有从意识的范围进入到社会的领域才对直接建

① 应当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当代”概念,大致指的是1960年代中期以后这段时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同前面提及的,在1963年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即葛梯尔(Edmund Gettier)的《确证的真信念是否为知识》发表,它引发了热烈的知识论问题讨论,并使知识论关注的主要对象转向知识的条件与确证问题。

② 我的这种划分,应该看作是实用主义的一种做法,或者更直接说是一种实践主义的做法,因为这种划分的原因内嵌了知识行动的假设和知识社会的实践特征——如果不同意这种划分,也请不要反对这种划分的实践性思路。